



月是故乡明

杨 麦 著

1247.5

1572

3

B1572.9

月是故乡明

杨 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269116

月是故乡明

Yue Shi Guxiang Ming

杨 麦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51,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1/2 插页：2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责任编辑：于 雷 责任校对：芦 丁
封面设计：安今生

统一书号：1018·939 定价：1.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清新、细腻的笔触，反映了一个被遗忘了的题材——日寇推行移民政策时，我国东北边远山区人们的离与聚，爱与仇……

故事发生在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地车沟村，突出刻画了木匠的女儿——心灵手巧的王大姐。她纯洁得象山沟里的一株嫩草。不，是嫩草上晶莹的一滴露珠。她憎恨投敌的未婚夫，爱上了抗日的一位小学教师。围绕这条爱情线索，纠结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情节；勾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曲折，但调子统一，总是那么朴朴实实，娓娓动听，弥漫着山区的泥土香。人物虽多，但爱憎有别，既勾勒了日寇上层人物的丑恶嘴脸，也描写了日本开拓团团员和地车沟村民的真挚友情……

地车沟这一带，是长白山支脉的龙岗山区，山高林密，水远路长。弯弯曲曲的山水路，顺着沟川，沿着山梁向山外延伸，远远望去，很象一根绵绵不断的羊肠。

早先年，在这羊肠土道上，碰倒车轱辘菜和猪牙草，吱吱扭扭而过的，是一种叫“地车子”的车轮。

那是一些穷苦人为耕种开荒地自制的木头车。它不分车轱和辐条，也不铆车钉，不上车瓦。两个粗壮硬木钉的圆饼子形的车轮，架着同样粗壮的车棚子，离地高不过一尺，转动得滞涩而又缓慢。

提起它的缓慢劲，有人介绍说：有一年三九天，人们坐地车子进城卖大豆，冷得受不住了，便跳下车，在路旁拢起一堆火。他们不管渐渐远去的地车子，只顾一边烤火抽烟，一边把随身带的冻得象石头一般的大饼子烤透吃掉。当他们围着火堆暖和够了，迈动硬梆梆的靰鞡脚，没用走多远，便把吱吱扭扭响的地车子追上了。

虽然这样，这里的人们对地车子还是特别喜爱，因为它总比用一根扁担、一根千斤棍常年地肩挑背驮强得多。

人们喜爱地车子，自然也就分外看重制造这种地车子的

土著匠人。

在这一带，造地车子最出名的，要数张小林家东院的王忠大爷了。

王忠家里三口人，他身边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大姐，二的叫二姐。

大姐今年十八岁了，比小林年长七、八岁，小林管她叫大姐姐。她非常爱护小林这些小嘎，和小林一般大的姑娘、小子，自然也很喜欢她。有了什么高兴事，象在山上扣到一只鹌鹑，在河里捉到一条红翅子鱼，便都跑到大姐姐窗下，敲敲贴满窗花的玻璃镜窗户，向她显示一番。有了什么不痛快的时候，象上房掏家雀，梯子耷刮坏裤角，上树摘软枣子、树枝划破了脸等等，也都哭唧唧地向大姐姐求助。

每到这时候，大姐总是放下手里的活计，拉着他们，送他们各自回家。

有一次，小林上山撵兔子，滚了砬子碰破腿，大姐拉着小林出了自家的木板大门，向西来到小林家的木障子院。她先喊了一声张大婶，递个知会，进屋后一面给小林包伤口，一面叮嘱：“小林，以后出去可得在意。认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可不能让张婶在家为你操心劳神。”

原本想动肝火的小林妈，见此情景火气便消了大半。还不住地半说小林、半夸大姐：“这个不长进的孩子，怎么就不能跟你大姐姐学学！看人家，人长得俊模俊样，头上脚下收拾得利利整整……”她叨念一阵，便发出乡下人那种表达一切感情通用的“啧啧”声。

其实，大姐的穿着打扮，可以说又一般，又平常。一条

粗黑大辫子，扎了一个红头根。一身陈旧衣裤，肩头和膝盖都打了补丁。对这些，人们看不出有啥出众的地方，使孩子们眼热的，还是大姐那双巧手。

在小林这帮小嘎的眼睛里，大姐的手可以说是神到家了。就说她剪窗花吧，拿起剪子，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就能给你铰出一些千姿百态的图样。什么云子卷、盘肠，什么卧猫，斗鸡，连田野上顶架的犍牛和月宫里捣药的玉兔，她都能剪得活灵活现。若瞪起眼睛瞅一会儿，会觉得那是些活物，都在你眼前动起来了。当然，大姐剪得最惹人瞩目的，还是地车子。

每当老王忠在庭院里，象祖祖辈辈那样摆上案子乒乒乓乓做地车子的时候，大姐总是身轻手快地在跟前忙活，有时拿起墨斗帮爹爹放线，有时抬起车体帮着上车轮。有时见老爹爹累了，便拿些刨花进屋去烧水。她往往是坐在灶前，一边凑火，一边端详着业已成形的地车子，然后拿块纸比量比量剪下来。

大姐剪的地车子，比王忠做的还美观，人们争着要去，贴在门板上、窗户镜上。有的还被外地人拿去，一传多老远。皆因这里做的地车子出众，剪的地车子也出名，人们就都管这里叫地车沟。一些外乡人，还凭着大姐剪的样子，远路赶到地车沟来找王忠给做地车子。

多少年来，由于亲投亲友靠友，住户越来越多，这里便立屯设村，后来还成立了地车沟区。地车沟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官府便根据他们一起有五户祖居此地，改名五家子。不过，那也只是在户籍簿上改一下而已，人们仍旧不忘这里是

制造地车子的地车沟。可见王忠打的地车子影响之大了。

不过，对王忠造的这种祖传的地车子，也有看不上眼的。他们嫌地车子笨重，拉起来走几步道就累一身汗。说这种话的近处就有一个李长锁。

李长锁原住在张小林家西院。

东院的王家，中院的张家，西院的李家，再加上去年逃难到县城的郑成家，和头几年搬到西沟掌的刘世明家，祖籍都是山东。他们的祖先历尽艰辛，越过清代设置的柳条边，奔向这林木苍郁的东边外。

那时节，这五户人家过的是一样的穷苦生活，走的是同一条山水险路。逢山逢水，五家的青壮男人把辫子往脖子上一挽，互相关照着越过去。遇熊遇狼，又都操起扁担、斧、镐共同去抵御。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多少夜，才来到这龙岗山区。五家人找个背风向阳的山沟，并排挖了两个地窖子，挤着定居下来。于是，便开始了那种累断腰筋的开荒斩草的劳苦生活。

路旁的车轱辘菜和猪牙草，一年年由青变黄，又由黄变青。青黄交替，物换星移，一晃好几辈子过去了。王忠用祖传的手艺打的地车子，照旧一年年在这山野古道上吱吱扭扭地转动着。

而今，在他们长年残留着地车子辙痕的家乡故土上，又增加了日本侵略军钉着圆头钉的皮鞋印和大洋马踏踏而过的蹄子窝……他们从祖辈开始的那种带有浓厚古朴民风的生活被打破了……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西沟掌刘世明的曲柳条子院门吱扭一声被推开，进来一个卖货的。他骑着自行车，驮着货篓，摇着货郎鼓。

当这个人摘下帽子，向刘世明夫妇行过礼后，刘世明认出来了：原来是儿子刘连山。

刘连山原本是地车沟村学的教师，二年前辞别父母，出外谋事。而今他归来了。但，谋的是什么事呢？刘世明的脸上现出诧异的神色。

刘连山笔挺地站在当屋，看看爹爹的心情不悦，便敞敞亮亮地说明：“是业就养人，能给大伙行点方便就行呗！”

随后，他又坐到炕沿上，向爹爹讲了一阵时局的变化，以及跑行商时在各地看到听到的情形，诸如日本侵略者欺压黎民百姓，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抗等等……

这时刘世明才发现：立志出走的儿子，不是单纯为了卖货赚钱，他仍旧对民众的饥苦操心劳神哪！

他见儿子没白出去二年，脸上现出了笑容。他高高兴兴地看着儿子吃完老伴给煮的荷包蛋，便领他去拜见老五户的故人。

刘连山跟随老爹，把自行车推进王忠的板门里，就听见屋里有做木活的乒乓响声。

他进了屋，摘下帽子向王忠行个礼问：“老王大叔，你在忙什么？”

王忠停下手里的活，看看眼前这个大高个的长瓜脸，惊喜地说：“啊，是连山大侄！”随后长长出口气，告诉刘连山：“前些天，老地主赵大头说为了什么‘治安肃正’，为了建设王道乐土，让各农户出一笔枪款。我估摸，咱们这几家也没个来钱道，想打辆地车子卖几个钱，把这个窟窿堵上。”

王忠讲完，刘连山就大声接言道：“他们纯粹是瞪着两眼说瞎话！”

这时，风门子被推开，随着一声“连山在哪？”的呼叫声，小林妈跟着大姐进来了。

刘连山赶忙站起身，向张大婶行个礼，问了几句寒暖，又向几位老人说：“我这次回来，就想给大伙透个实底。县公署开拓股已正式决定，在咱们地车沟一带建立开拓团部落。收枪款，就是为了组织武装护卫开拓团，所以，咱们就是有钱也不能纳。”

小林妈进一步向刘连山探问：“可不知，开拓团都是些干什么的？”

刘连山告诉她：“据说，开拓团里的日本人也有不少是穷苦人。他们被移居到这里，侵吞咱们的土地，给日本侵略者生产粮食，供养他们打仗，欺压咱们。”

王忠听到这才明白：“这么说，他们不是为了我们快快

乐乐过活，建设什么乐土哇！”

和儿子早唠过一阵的刘世明插言道：“我早就寻思过，日本鬼子花那么多人丁枪炮打到咱们这里来，绝不会是为了咱们过快乐日子，也不会是建设什么乐土。”

刘连山知道张大婶隔壁还住着李长锁家。这么长时间不见他的面，便开口问：“西屋李长锁不在家？”

王忠气哼哼地告诉刘连山：“而今人家长锁可阔气啦，到‘王道乐土’享福去了。”

刘世明深知王忠气从何来，便向儿子说明：“自从你李大叔病故，李长锁硬拧梗跟他姨父康家兴到赵家大院去了。”他想起头些日子在赵家大院，亲眼见李长锁那个抖擞劲，又说：“现在长锁是越来越象赵家大院的人了。”

提起赵家大院，大姐想起来告诉刘连山：“赵大头的女儿赵翠英也变啦。从前跟你念书时笨笨卡卡的，现在听说学日本话可用心啦，不管到哪都嘟噜。”

刘连山思量一下说：“不奇怪，年月变了，每个不同的人，自然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车铃声。他们在屋里谈唠的工夫，门外又聚来好几个买东西的。因为上来一片阴云遮住了阳光，加上小北风一吹，都有些寒冷，他们便按动车铃，催刘连山出来售货。

刘连山起身出屋，给几个买货的拿完东西，又从货篓子里给大姐量了一尺红头绳，给二姐拿了两个发卡子，给老王忠拿了一双奉天中街老天合的古铜色双层底袜子，给中院的小林妈拿了一副黑腿带。还拿起一顶内金生的黑面皮帽子，

扣在小林戴两只兔皮耳包的光头上。

刘连山拿完东西，刚想推车走，大姐又想起来说：“村上下来通知，说县里的日本官要来巡视，让家家挂五色旗，不挂的就是思想不良。”她说完，凑近刘连山问：“你这货篓里，有红、蓝、白、黑、黄五色布吗？”

刘连山摇摇头答：“我从来不卖做那玩艺的布。你们谁家也别挂那玩艺。”随后，他又念了一段东边道抗日群众编的歌谣：

“五色国旗黄又黄，
日本小鬼占不长；
五色国旗没有边，
康德坐不了几天。”

人们听后，都开心地乐了。小林那些小嘎，还咕嘟着小嘴，默记在脑子里。

正在这时，听见东边有吵闹声，日本兵吉里哇啦驱赶着老百姓，涌了过来。

刘连山见情况有变，急忙跨上自行车，紫燕穿花般轻捷地迅疾地没入远方的苍林里。

不多时，人们便被赶到小林家的大门外，在方才刘连山卖货的地方站住了。

一个穿马裤的日本人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我叫松野，和黑田股长来这边建设王道乐土。有个货郎的，那边这边的宣传反满抗日思想，不让百姓做国旗，反对开拓团这边

来，心大大坏啦！”

穿件瘦西服上衣、骑在扬手高的洋马上的黑田，向人群一指，哇啦哇啦嚎叫了两声。

方才那个松野，卡巴着眼睛打诈语：“那个卖货的，这群人当中的有，谁的认出来，钱大大给！”停了一会儿，他见没人吱声，又引诱：“他的家人哪边有？说出来，钱的照样给。”

听这个家伙吵叫一阵，人们的心都揪到了一块儿，谁也不愿出声。

小林有些稳不住神了。他偷眼看看刘世明大爷，心里砰砰直跳。

没想到小林的心里一慌乱，神情就有些两样，再加上他戴了一顶新皮帽子，早被几个日本兵注意上了。

只见黑田用手一指，松野扑上前，一把将小林的皮帽子抓了去。

出现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人们一时慌乱起来。大家都为这个孩子的安危担忧。

张小林则更加焦急！他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拉住帽耳扇猛劲喊：“还我帽子！还我帽子！”

黑田和松野哇啦两声，松野又扭转身半通不通地向小林说：“小孩，你的帽子谁的卖给的？货郎和他的家人哪边有？说啦，帽子你的给。不说，死啦死啦的！”说着，还让一个日本兵把刺刀在小林眼皮底下亮了亮。

小林吵叫着一边往回夺帽子，一边喊：“我啥也不知道！快给我帽子！我要帽子！”

日本兵有些急了，端起刺刀，逼近小林。

人群更乱了，人们怕孩子真的受害。

这时，从表面上看，刘世明的神情颇为镇静，但他的心里却在急剧地翻腾着。他打定主意：必要时就挺身而出，绝不能让小林受害……

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顺风飘来一股生烟气，辣毒毒地直往嗓子眼里钻。

人们四下一看，附近山根下有几撮房子被日本兵点着了。火舌一窜多老高，舔红了半边天。

见此情景，人们不要命地呼叫着四散，往自己家跑去。日本兵嚎叫着放了一阵枪，打倒了两个老人和小孩也没镇住。

骑在马上黑田有些来火。他向松野吵叫一声，几个日本兵便下手把王忠和小林家的房子点着了。

春天风大，干柴枯草迸上火星子乒乒乓乓地燃烧起来，眨眼间就封门了。

几个孩子吓得没法，缩到一起一个劲儿地哭。小林妈呼喊两家的孩子，想钻进屋去往外抢东西。谁知日本兵死守大门不让进，小林妈拚命往里冲，结果手指被日本兵用枪托打坏了。

王忠被气得两眼穿火苗子。他怒视着守门的日本兵，攥起了拳头。

但是，没等王忠动手，日本兵便挥动枪托，向他的胸膛猛劲砸去。

王忠被砸倒在地，连吐了好几口鲜血。

这下子，小林妈顾不得抢东西了，她和孩子们围拢来，守护着脸色苍白的王忠，连哭带叫。黑田、松野和放火的日本兵什么时候离去的，房子什么时候烧落架的，谁也没大留神。

又是一天的早晨。王忠强挺着从粪堆后把一辆旧地车子拉出来，把两家豁着命抢出来的几床破被、几个从灰堆里挖出来的粗瓷海碗，和王忠那几件烧掉木把的斧头、锯条、凿子……一起装到车上，准备告别故土到县城去。

打了多半辈子地车子的老王忠，把拼凑着拴的绳套往肩头一搭，拉起自制的地车子，奔往去县城的黄土道。

在他右边外车辕帮助拉车的，是他西邻张家的小林。他的大女儿大妞尾随车后，遇到沟沟坎坎便帮助推车。

他们默默地拉着车，穿过柳条趟子，越过河坎子。当跨上了北山根的大车道时，他们又有些不愿迈步了。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默默地停了下来。他们回转头，强睁红肿的泪眼，瞭望已被烧成废墟的老宅。

王忠清楚地记得，在那东头堂屋的北墙上，供过他们王家的宗谱。从懂事时起，每逢过年他就面冲北跪下，按着辈数给先人磕头。长到十多岁，也是在那个堂屋地，他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手斧，学着打地车子。而今……

而今，这座老宅房盖塌落，山墙倾倒，门窗和檩木都已燃成红火青烟，凭借风力飘向龙岗山峰，消失在苍茫林海的杂树梢头。从前的一切呀，都变成了过眼流云，留下的，只有眼前的悲凉和心头的痛恨！

大妞见老爹爹那种悲愤神态，竟忍不住双手捂脸，嚤嚤地哭了起来。

坐在一旁的张家小林，也耐不住了。他带着哭腔，求救般地向老宅呼喊：“妈妈！妈妈！”

小林妈这咱正挎个猪腰子筐，在破房框里东寻西看呢。虽然已经烧到这个份上了，她还不忍心离去。看见露出一个角的锅台，她伤心；看见被土压住的一块炕席头，她落泪。最后在土坯下发现一块玻璃镜，她还经心加意地拿起来，把贴在上面的、大妞用红纸边剪的地车子揭下，放在夹鞋样的一个旧红格本子里。直到她听见小林不住声地喊叫，才领着王家二妞，奔北大道而去。

当这张王两家的人在道上集齐，正待启程的工夫，从西沟掌的岔道上急匆匆走来一个人。此人就是昨天趁人群慌乱之际逃走的刘世明老人。

刘世明来到近前，看看眼前的情形问：“你们，这是当真要离开祖居的故土，到县城去啦？”

小林妈答：“昨晚我和王忠大哥核计了半宿，也只有这一线之路啦！孩子他郑大叔在那里，我家大林也在那里……”

王忠接口道：“听说张大林由他郑成大叔拉帮着在县城做瓦匠活，混的还过得去。我们奔去，混不到干的，就喝稀的。不然，被他们弄到‘人圈’^①里，连口气都喘不匀。”

刘世明看看王忠的脸色，又问：“听说，你昨天被打伤，上路能行吗？”

^①指日伪当局为推行“治安肃正法”建立的集团部落。

王忠强忍着答：“行！”

张小林在一旁接话：“王大爷若实情走不动，我们就用地车子拉着他。”

小林妈点头补充：“我们有好几个人，怎么也能把车拉到县城去就是啦。”

刘世明见他们定走不移了，便说：“既然你们横心已下，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听说我家连山也在县城，有用着的时候，可去访访他。”

小林把昨天从火中抢出的那顶耳扇上烧个窟窿的黑面皮帽子拿起来，掸掸灰土说：“到县城我一定去找他。”

刘世明点点头，又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拿出几个苞米面大饼子递给他们嘱咐：“你们此行，山高路远……这点饼子留着你们路上咬两口，充充饥。”

小林妈扬扬手，让王大妞把饼子接过去，便撩起衣襟擦拭满脸泪滴。

刘世明面对即将离去的故人，感叹一阵说：“想当年，我们老五户的先辈结伴来到这里。踩出了脚下这条道，开出了眼前这片地。谁知轮到我们这一代，世道变了，咱们老五户的处境也起了变化。”他稍停了一下又数道：“去年，因为扩建这条公路，把郑成兄弟的地占去了，他一气之下奔了县城。眼下，这里又要建什么开拓团，你们两家又被逼走。咱们老五户走了三家，只剩下我们刘家和李家……”

没等刘世明说完，小林妈就接言：“自从李长锁他父母故去，他被他姨父康家兴领到赵家大院混了一阵，这个小子也不象从前了。”